

黑暗绝境，死亡陷阱



人性毁灭，兽性觉醒

世界尽头

SHIJIE
JINTOU

那
多
著

NADUO SHOUJI

十年都市暗访，亲历死亡绝境。

那多私人手记全面公开！

你所畏惧的，你所相信的，都在你身边。

关乎世界毁灭的唯一真相即将浮出水面。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世界尽头

SHIJIE
JINTOU

(那)

(多)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尽头 / 那多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,
2018.7

ISBN 978-7-5500-2882-1

I . ①世… II . ①那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 - 中国 -
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1734 号

世界尽头 SHIJIE JINTOU

那 多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柯利明 吴 铭
特约监制 段雪坤 岳 阳
特约策划 郑心心
责任编辑 袁 蓉 李 瑶
特约编辑 郑心心
封面设计 辰星书装
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.5
字 数 118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2882-1
定 价 3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267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发行电话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

那多（男一号）

晨星报社记者，强烈的好奇心和对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，以及记者的身份，使他常常接触到这个世界被隐藏起来的另一面。平心而论，称他为冒险家比记者更加合适。

梁应物（男二号）

那多的好友，双重身份。表面上是某大学的教师，事实上是位具有哈佛生命科学博士与斯坦福核子物理硕士学位，为神秘机构X工作的研究员。为人严肃而极具理性精神，尽管是那多的好友，却从不因公假私。

何夕（《亡者永生》）

兼具美貌与智慧的荷兰籍华人，范氏病毒的权威研究人员。在《亡者永生》里，她被病毒感染，体内形成了具有自我意识的太岁。那多深爱着的女人。



系列人物档案

《世界尽头》

XILIERENWUDANGAN

路云（《凶心》）

在《凶心》中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登场，实为中国神秘幻术一脉的当代传承者。幻术大成之后，她具有惊人的美貌，但这份美貌的真实成分有多少，永远不会有知道。

水笙（《变形》）

听起来像是鲁迅小说里人物的名字，其实却暗示了其非同一般的身份。在《变形》里，为了爱情，他忍受了数十年痛苦的陆上生活，最终如愿以偿转变成人类，和苏迎在地球的某个角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

苏迎（《变形》）

与她接触越多，谜团越多的女子。到底是她精神分裂，还是其言确有其事？

叶瞳（《坏种子》）

某机关报社的美女记者，具有比那多更强烈的好奇心，这让她往往会对一些事情做出过于夸张的猜想。其出身颇为神秘，在《坏种子》的故事中有更详细的描述。

夏侯婴（《幽灵旗》）

三国时代夏侯家族的后裔，懂得曹操墓中暗示符。在《幽灵旗》中曾被暗世界的D爵士邀请参加在尼泊尔举行的非常人类的聚会（非人协会），在那里遇到已经中了暗示的那多，并成功将其救治。在《暗影38万》中受到海盗王之子郑余的邀请上羿岛基地，为那些具有意念移物这项超能力的人做自信的心理暗示。

卫先（《幽灵旗》）

出身盗墓世家，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。在《幽灵旗》中，为夺“天下第一”的称号不惜铤而走险，最终死于曹操墓中的暗示里。

卫后（《神的密码》）

出身盗墓世家，行走在地下世界的历史见证者，卫先的胞弟。被称为“盗墓之王”卫不回之后年轻一代中最具才华天分的盗墓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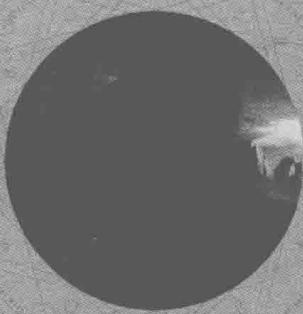
六耳（《返祖》）

原名游宏，同那多一起游玩于福建顺昌时被导游起名“六耳猕猴”。机缘之下，出现返祖现象，全身长毛，毛发可随心所欲地变幻出各种形态，有如齐天大圣的七十二变。

X 机构

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官方的庞大地下机构，专门调查和研究一切大众认知以外的事件。其成员大多是一流的科技精英，也集中了一些传承古老中国的神秘势力。总之，关于这个机构，我们不了解的永远比了解的多。

注：人物后面的作品名为该人物首次出场亮相的作品。



世界尽头

楔 子 001

关于这场大灾难，你们到底知道多少？

强度九级，大海啸，毁灭的樱花树，开始活跃的富士火山，几万人的死亡，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福岛核电站机组，福岛五十死士……

第一章 沉 没 003

我想自己是白担心了，哪儿有人专程从中国坐飞机来日本自杀的。这时他回身了，向我走来。他并没有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是掩不住的忧愁。我心里不禁又嘀咕起来，难不成他还是想不通，要在异域寻死吗？

第二章 消 失 027

我和他曾经无话不谈，哪怕他这么一个严守规矩纪律的人，有时也会说些不该说的话，透露些绝密的内情给我。

这是因为信任。

看来，这份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。

第三章 河 童 046

毫无疑问，我的行动是莽撞的，我有多少年没这么冲动过了，决然而不顾后果地去寻求一个答案。两个原因，首先我在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资源匮乏，孤立无援，一切只能靠自己；另一个原因，就是被梁应物给气的。你不让我介入，我就自己来，偏要弄出点儿动静来。



第四章 鬼面 066

这和那种重烧伤病人的脸不同，那种脸上，至少还留下了原本是眼睛和鼻孔的几个窟窿。

但它没有。这还是脸吗？这不是脸吧。

这不是一个人！

第五章 零号失踪事件 086

哪怕是无面人再次出现在这段监控中，甚至是个幽魂出现，我都不会如此惊讶。实际上，画面里出现的东西本身一点儿都不奇怪——一个长长的大拇指。大拇指上有口香糖，按在镜头上，于是就什么都看不出了。



第六章 散落在空气中的信息 105

十根手指张开，仿佛在用力。蓦然，一个人影从池里升起来，带着四散的水珠，带着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落在冰池前。

“你好，水笙。”我说。

第七章 海底人 130

“你还在等自卫队吧，别等了，不会来了。”梁应物淡淡道。

“怎么，梁主任你……”陈果张口结舌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

“我补了一个电话给他们，替你的自作主张道歉。现在，这里由我负责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第八章 圈 套 147

“你居然让他这么跑了，你就该扑上去抓住他。他受了伤，根本挣脱不了。”走上岸的时候，陈果忍不住抱怨。

“但并不是没有收获。”我说。

第九章 可怕的美季子 176

梁应物这时刚刚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，他这个动作和假桂勇一比，显得如此缓慢，仿佛是个电影里的慢镜头。他试着伸手去抓，却抓了个空。

他竟是又冲回了楼里！我紧跟着他，眼看他的速度比我快得多，大叫一声：“美季子！”

第十章 深海阴影 202

浪裹着我，投入漩涡的中心。我全身仿佛覆了一层膜，不知是水还是另一种东西，柔软冰冷，却把我牢牢束缚。几秒钟后我就被卷至海底，但依然能够呼吸，一个水泡裹着我的头部，给我送来足够的氧气。

尾 声 世界尽头 222

它究竟有没有用某种方式，让自己借着孩子复活？这个问题，我和梁应物都在琢磨，但都没有答案。欧姆巴对生命的研究，已经超越了人类一大截。



楔 子

时间：北京时间 3 月 11 日 13 时 46 分

地点：日本东北部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

震级：里氏 9.0 级

震源深度：10 公里

余震：11 ~ 13 日共发生 168 次 5 级以上余震

伤亡：已确认 14704 人遇难、10969 人失踪

核电站事故：福岛核电站 1 号、2 号、3 号、4 号机组接连发生事故后，日本各地均监测出超出本地标准值的辐射量。

火山：新燃岳火山 4 月 18 日再次喷发

据新浪网

关于这场大灾难，你们到底知道多少？

强度九级，大海啸，毁灭的樱花树，开始活跃的富士火山，

几万人的死亡，一个接一个爆炸的福岛核电站机组，福岛五十死士……

你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很多，铺天盖地的报道、图片、录像，让你来不及看、来不及听，甚至来不及想。其实，你只知道一点点。就像我家老宅每年春夏季间会飞出的百十只白蚁，努力迎着光飞，最后脱落翅膀变成肉虫，在地上扭动并死去，其实在墙后、在地下，还有数万、数十万只同类在爬动着，它们啃出的密道遍及周围数幢房子，形成复杂的网络，网络的中心是只管吃、交配和产卵的肥硕蚁后。

所以呈现在你眼前的永远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，哪怕对你来说已足够惊世骇俗。

比如，你知不知道，这就是世界尽头。

第一章

沉 没

Chapter 1

我叫那多，是名记者。不是娱记，是最传统的那种，跑社会新闻的记者。

我所在的报社叫《晨星报》，一家始终要争做一流的上海二流日报社。

我一直撞鬼。

这只是个形容，并非真的撞上“鬼”。自打我成为一名记者，遭遇过的离奇事件，足有几十宗了。所谓的离奇，不是指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侥幸生还的那种离奇，而是一个人从十楼跳下去，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拍拍灰打个呵欠坐电梯回去睡觉的那种离奇。

总之，我接触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。

有人开玩笑说，我拥有吸引灵异事件的特殊体质。其实，只不过年轻时好奇心旺盛，该追究的不该追究的新闻一概查到底，

就翻出了世界的另一面来。而现在，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好奇少年，很少会主动掺和到神秘事件中，说好听些叫知其雄守其雌，其实是明白了其中的危险，况且这世间的秘密何其多，是我永无法穷尽的。但由于之前那么多年经历，使我在一些特定的圈子里有了薄名，于是，即便我安然家中坐，一些事情还是会找到我的头上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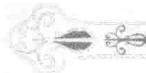
就比如这一次。

我一向睡眠很好，所以不怕长途飞机，几个迷糊也就过去了。但这次却睡不着。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日本，这是 2011 年 3 月 17 日，震后第七天。睡不着的原因不是很快将进入核辐射区，而是尽管闭着眼，却还是在眼前闪回的那几张照片。

我睁开眼睛，拿起脚边的手提电脑打开，在 C 盘的下载文档里找到一个名为“勿备份即删除”的文件夹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斜眼往身边一瞥，邻座还在打瞌睡。为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调整了一下屏幕的角度，点开了文件夹。

文件夹里就是在我眼前萦绕不去的那组照片。文件夹的名字不是我起的，是我把邮件中附件的压缩包解开后自动生成的。邮件是梁应物发来的。

梁应物是我的老友。这几年，他越来越少履行其作为一位大学教授的职责，这一重掩饰身份似乎对他越来越不重要了。我想，这大约和他在 X 机构中职位的升迁有关吧。我一直没弄明白这个庞大的官方地下科研机构的组织结构，但梁应物现在至少是中层了，再不是当年纯粹的科研人员。对神秘现象的研究往往需要横跨诸多学科，整合大量社会资源。自打我知道 X 机构起到现在，



这个机构的膨胀连我这个外人都能感受到。作为这个庞大机构里的中层，手上握有的权力，可不是一般的富豪或者厅局级官员能比的呢。

在收到他的那封邮件之前，我和他失联了一阵子。

3月11日日本大地震，我从网上得知消息后，一直处于不安中。2012年世界末日的说法已经很不新鲜了，在我看来，这个说法本没有任何的根据。可是近几年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，已经密集到令人瞠目的地步，从中国四川汶川地震开始，海地、智利、印尼、萨摩亚……七级甚至八级以上的地震接踵而至，还有影响整个欧洲的冰岛火山喷发。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，我看不见它指向何方，似乎是深渊。及至此次日本大地震，我的不安终于累积到顶点。

于是在地震的第二天，3月12日，我忍不住打电话给梁应物，想问他，在他的渠道里，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，这一连串的自然灾害之中，存在着内在联系。可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，在那之后一直如此。发邮件不回，MSN上也始终没有出现。13日晚间，我直接去他的住所拜访，没有人在。我想他一定又在X机构的某一个秘密项目中了，那时我就有一个预感：这和日本地震有关。

3月15日清晨六点三十分左右，我的手机响起来。我接了手机，里面传来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女声。

“您有一封邮件，请注意查收。”

我“喂喂喂”了半天，那头也没有任何互动，仿佛是自动答录机，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后，电话就断了。

我爬起来开电脑上网进邮箱，果然有一封邮件静静躺着。

邮件的主题让我看了心里一跳——“日本”。

内文如下。

那多，我已在日本数日，你有无兴趣来仙台采访？附件里的照片，是近日从福岛附近海域捞上来的东西，你看了想到什么？也许有要借助你的地方。如决定赴日，请于中午十二点前回复邮件确认，以便我安排相关事宜。梁应物。

说实话，现在去日本采访，已经慢了国内几份大报一拍。但作为《晨星报》这样的地域性媒体，能有这样的机会，还是难得，更何况梁应物既然发这样一份邀请，肯定会把采访安排得妥妥帖帖，去了不会像无头苍蝇般瞎撞。

更何况还有附件里的那些照片。

一共五张照片。

照片里的东西，是某种我不认识的生物。其中一张的背景是某船只的甲板，我想大概是渔船。这生物横躺在船尾甲板上，照片边缘露出几只渔民的脚丫子，按比例可以推算该生物体宽一米多，长度则不清楚，因为那东西还有一截是挂在甲板外的，仅甲板上的部分就有六七米长。

这不是鱼，而像是某种海洋里的软体生物，色泽奶白，我怀疑它活着时是半透明的。这显然不是乌贼或章鱼，也不像水母，在我可怜的海洋生物学知识里，一时之间能想出的软体生物也就这几种了。这东西的身体扭曲着，或者它天生就是这样螺旋状。其实，用逻辑判断也能推想出，这必然是一种从前未发现过的生

物，否则梁应物怎么会如此郑重地把照片发给我。

在另三张照片里，这生物被放到一个玻璃房里，应该是个生物实验室吧，肯定是低温抑菌的环境。这次没有参照系，我估不出它的全长。其实我并不确定玻璃房里的这个生物和甲板上的是否为同一只，颜色深了，呈淡黄色，身体的长宽比例也变了，显得更瘦。和在甲板上时最大的区别，是扭曲得更厉害，怎么形容呢，活像块拧紧的抹布。

也许是缩水。当我在飞机上重新看照片时，这样想到：如果是同一个生物，看起来实验室里的它要比甲板上的干巴许多。但也完全可能是不同的另一只，因为这组照片里的最后一张，是在个大冷库拍的。第一次看时我花了好一会儿，才意识到那些挂着白色冰霜的长条物，就是前几张照片的生物。照片里这些东西挤得满满当当，上下摞起三层，我数出了三十二条，实际那个冷库里的数字肯定远大于此。

深海里有太多人类未发现的物种，渔民一网捞起条从未见过的鱼类或甲壳类并不是稀罕事情，何况这样的大海啸，把原本人类接触不到的深海物种卷到近海再正常不过了。但一次发现那么多同类的大型生物，这就不再寻常了。这就是梁应物郑重其事地把照片发来的缘故吧。

我这样想着，心里却对此仍怀着不解。

不，这样的理由还不够。

以我过往的经历，梁应物绝不会认为，这点点稀奇事就足够吊住我的胃口。

我死盯着电脑屏幕，想看穿那里面的奥秘。